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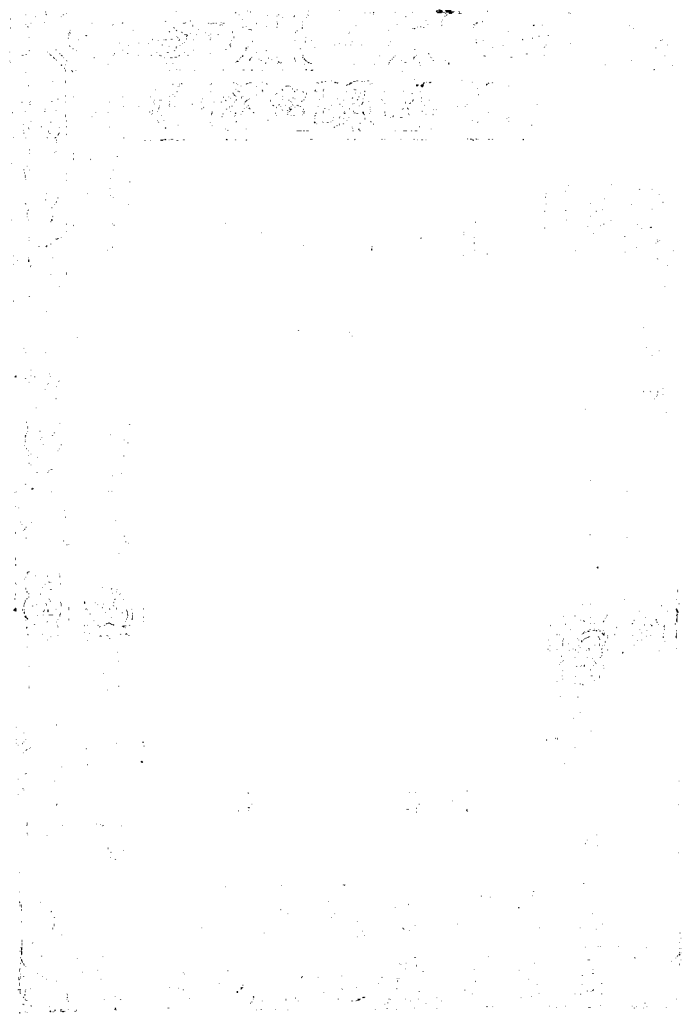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抱 朴 子 內 外 篇

(上)

葛 洪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爲權謀或流爲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元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術也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即依託黃帝亦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鴻寶篤信神仙者而典校祕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相殺也東漢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使人爲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神仙之附會道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雖自以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

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泛論較略莊子文子關尹喜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千億里尋其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爲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爻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稚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併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合余嘗謂漢之仙術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元言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溷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元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

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
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
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溷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
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
孫伯淵漕司篤好古義兼綜九流以明刻抱朴子及
天一閣鈔本錯亂脫誤手自校讎復屬余與顧澗蒼
各以家藏諸本參證他書覆校數過伯淵敘錄篇目
將以刊行余因舉神仙與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
論次爲序覽者或有考焉嘉慶十七年七月甲戌桐
城方維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入別旨一篇專論

吐納導引與內篇本意不合辭義亦甚淺近不似
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敘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
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
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謂爲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
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併非
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維甸又跋

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

諸子多有宋元以來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僅明盧舜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於子增刊入漢魏叢書其所譌脫亦未暇校訂也道藏本較完善但見者頗尠予所藏又有天一閣鈔本內篇太半部及盧學士文弨手校明刻本顧茂才廣圻有葉林宗家鈔本及明嘉靖時潘藩刊本大略皆與藏本相同爰合以校訂釐其錯簡改其誤字而此書始可省讀考雅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內外篇一屬道家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并卷第輒總題之爲抱朴子遂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晰亦可病也今

所校正欲使別行以復舊觀嘉慶壬申繼觀察昌司
漕江安駐節石城與方制府維甸時相過從觀察敦
素好古兼通道釋二典思搜羅放佚嘉惠後學如宋
代刊板官庫及明人書帕之例適子及方制府顧茂
才校定是書因先以內篇付梓人今年觀察擢臬關
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終商榷焉江寧道藏在朝天宮
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有依別本校改者則
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錯簡及尋按詞義旁據他書
勘正各條亦一一注明以誌後人第十七卷登涉篇
諸符各本縮寫多失形似今全從道藏影摹俾傳其
真云癸酉歲十月陽湖孫星衍撰

抱朴子內篇目錄

暢元卷第一

論仙卷第二

對俗卷第三

金丹卷第四

至理卷第五

微旨卷第六

塞難卷第七

釋滯卷第八

道意卷第九

明本卷第十

仙藥卷第十一

辨問卷第十二

極言卷第十三

勤求卷第十四

雜應卷第十五

黃白卷第十六

登涉卷第十七

地真卷第十八

遐覽卷第十九

祛惑卷第二十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敘云別爲此一

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
自敘云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
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
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
籍志內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并收外篇
原未合爲一部觀其內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
別言一種閒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
出而不知其爲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
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
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爲二十卷隋志二
十一卷音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爲二十二卷也音

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
言旣自爲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
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真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
仙金匱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敘
然則別言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
年十月五松居士孫星衍敘錄

抱朴子外篇目錄

卷之一 嘉遯

卷之二 逸民

卷之三 勗學

卷之四 崇教

卷之五 君道

卷之六 臣節

卷之七 良規

卷之八 時難

卷之九 官理

卷之十 務正

卷之十一 貴賢

卷之十二 任能

卷之十三 欽士

卷之十四 用刑

卷之十五 審舉

卷之十六 交際

卷之十七 備闕

卷之十八 擢才

卷之十九 任命

卷之二十 名實

卷之二十一 清鑒

卷之二十二 行品

卷之二十三 弭訟

卷之二十四 酒誠

卷之二十五 疾謬

卷之二十六 譏惑

卷之二十七 刺驕

卷之二十八 百里

卷之二十九 接疏

卷之三十 鈞世

卷之三十一 省煩

卷之三十二 尚博

卷之三十三 漢過

卷之三十四 吳失

卷之三十五 守堵

卷之三十六 安貧

卷之三十七 仁明

卷之三十八 博喻

卷之三十九 廣譬

卷之四十 辭義

卷之四十一 循本

卷之四十二 應嘲

卷之四十三 喻蔽

卷之四十四 百家

卷之四十五 文行

卷之四十六 正郭

卷之四十七 彈禰

卷之四十八 詰鮑

卷之四十九 知止

窮達

重言

卷之五十 自敘

抱朴子內篇序

疲六

洪體乏超逸

晉書作進趣

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

則能凌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

晉書無此字

欲

戰勁翻於鷦鷯

晉書作鷦鷯

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

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

晉書作以

至駑之

蹇足以

晉書無此字

自卜者審不能者止

晉書有又字

豈敢力

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

之陋醜

晉書作篤陋

求媒揚

晉書作作陽

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

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

晉書無此字

焦僥之步而企及夸

父之縱近才所以躡閭

藏本作閭

也

晉書無此字

要離

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

原注或作勢

秦人所以斷筋

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

晉書作圯

之域

藜藿有八珍之甘而

晉書無此字

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

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

考覽竒書旣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

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

晉書作宏

博洽

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

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

晉書作足

諮問

晉書無此字

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

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悵憤之徒省之

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

所先舉

原注先舉一本作先覺者晉書作先覺者

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

桎梏皆死

此晉書無四字

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

余此書

此晉書無事至共十字

不特大笑之

晉書作不但大而笑之

又將

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

此下舊衍世字今校刪

余所著子書之

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

次第也

晉書故不至第也作故子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

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蓋史家刪改之耳

雖不足以藏

晉書以藏作藏諸

名山石

室

此晉書無二字

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

晉書止此無下三十一字其

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

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

藏本作葛洪雅川謹序後人所增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暢元

抱朴子曰元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緜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

電馳或倏燦而景逝或飄渾

一本作飄

而星流或滉漾於

淵澄或霧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徊旋四七匠成草昧繕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沖默舒闡粲尉原注一作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

鬱

榮奪之不瘁故元之所在其樂不窮元之所去器弊
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豔采或
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
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元道可與爲永不
知元道者刻本有難與爲存四字非雖顧眄爲生殺藏本作殺生之神
器屑吻爲興亡之關鍵椅榭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
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閒房金觴華
以交馳清絃嘈噴以齊唱鄭舞紛綵以蜚蜚哀簫鳴
以凌霞羽蓋浮於漣漪投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葩
藏本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
作藏本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熒一作耀出駟朱輪之華

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燕

藏本

作

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彼

藏本

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元道者得之

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元道之要

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

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

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

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佯彷彿之表唎九華於雲端

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虹踐躡

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

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

按分當作介

之伍養

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繼縷帶索不以留龍章之曄

曄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

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鱗甲於元淵以違鑽灼之災動

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

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爲塵氛怡一本作收顏豐柯之下

而朱戶變爲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菽

一本作粟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

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

真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

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刻本如清

二如字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塵釋大

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

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

藏本無此二字

庸夫之憂樂藐然

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
至精不以利害污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
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鑊不足以劫之焉
誘讒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
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採
巢泳吕梁以求魚旦爲稱孤之客夕爲狐鳥之餘棟
撓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
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詔夏而韜藻梳

接梳當作梳

奮其六羽於五城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

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鷄之
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荅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藏本作識而所嘗藏本無此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鄺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

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

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

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

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

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

祉使紫青重紆元牡龍時華轍易步趨藏本作趣鼎鍊代

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

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

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

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喪當作桑事見列子說符說苑權謀必有兩失之

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狄藏本作秋非也

依意林引改狄翟同
字又見後辨問篇不能削瓦石爲芒鉞歐冶不能

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竒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

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
舊脫此二字今補使累晦朔之積

舊此下行吾子二字今刪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

子荅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輪碯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瞽者謂之無物焉又况管絃之和音山龍之綺粲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曄曄之鱗藻哉故聾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元象矣而

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況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

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竒怪無方物

是事非

一本作外

本鈞未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

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

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

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

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

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

疑作水

性

藏本作主

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

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

狎柯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

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

臧本無此字

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

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壤之覺

作隔非覺即較字

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

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鶩雀之爲蛤

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虜爲蛤苻苓爲蛆田鼠爲鴛

腐草爲螢鼉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

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

姬爲龜枝離

原注一作滑錢

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

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

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
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
其道無以爲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

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

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竒豈遽有限詎

老戴天而

藏本有或字

無知其

藏本有爲字

上終身履地而莫

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

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

仙之遠理道德之幽元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

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

藻廢僞去役

藏本作欲

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

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

藏本無於無此二字

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

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汙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

爲朝露蹈炎颺而不灼躡元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

駟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

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

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邛疏之雙耳

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

首

原注或作軀

或金車羽服乃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

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

旣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

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
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
况彼神仙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
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
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
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鼇日藏本
作白
今改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
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
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遠毀
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
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

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
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
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
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
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
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
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
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
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
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
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

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窺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

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

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

刻本
作進

汲汲名利以已之心遠

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

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
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
獲以少君欒太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
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
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尤有不達者
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
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
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
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
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
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

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
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
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于醇醪汨其和
氣豔容伐其根芟所以翦精損慮削平平粹者不可

曲盡而備論也蚊噬膚則坐不得安蝨羣攻則臥不

得寧

藏本
作安

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

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
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
助不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洩耳仙法
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鍾伐雷霆
之鼓砰磕嘈嘯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輕

走迅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

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

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

疑有不絕於市仙法欲止

脫字

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脂屠割羣生八珍

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饜飫仙法欲溥愛八

荒視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推亡闢地拓疆

泯人社稷駢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腐野

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闕懸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動數

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填谷秦皇

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嗷然戶口減半

祝其有益詛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

其膏育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
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祕又不得聞
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生無
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
懷鬻桑絕糧之餒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行環
堵之暎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
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乎口元
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
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或得要
道之訣或值不羣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
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殂落日月不覺衰老知長生

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何者愛
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
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
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齋數日閒居猶將不能況乎內
棄婉嬖之寵外捐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
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慙哉是以歷覽在
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樂太所知
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于貨賄術虛妄於苟且忘禍
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
哉昔句踐式怒蠅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
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歿者

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

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樂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

按待

當作

得 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縲絰

視金玉如土糞觀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

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刻本有去後人見之五字非皆在郾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爲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怨帝軒之造舟酏營者不可非杜儀之爲酒豈可以樂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

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
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己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
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間之皆謂虛文或
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
在男爲覘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
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
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
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旣令鬼見
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
不有也鬼神數爲人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
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

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元豕如意假貌於蒼狗

灌夫守田蚡子義培燕簡蓐收之降於葦樂侯之止
民家素姜之說讖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
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
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
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墓

藏本
作麻

論海也俗人

未嘗見龍鱗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人虛
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
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
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
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
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眞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薛

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

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文

一本作又必

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

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

得此書非爲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

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

自刪秦大夫阮倉

四字刻本譌作太史暨漢

書中出之或所親見

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芻蕘之言

或不可遺采葑

藏本無此二字

采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

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

懸

藏本元作

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

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駝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况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疲七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

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

雲起霧召致蟲蛇

意林作蛇蟲

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

爲水消玉爲粉潰金爲漿入淵不沾

意林作溺

蹴刃不傷

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
冒信仙之可得乎

刻本有但字

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

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

藏本更有守之二字

其或頗好

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

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肖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閒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窈

藏本處故人作遠

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

也云千歲松柏

藏本作樹

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

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

或如青人皆壽千

御覽九百五十三引作萬

歲又云蛇有無窮之

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爲猿猴壽五百歲變爲獾獾千

歲蟾蜍壽三千歲騏驎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

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

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

毛色白能

御覽九百七引作熊

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

藏本作狸

疑作獾 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

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

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穎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

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

漿與之而舍去候世

藏本作此

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

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
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
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
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
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
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
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
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
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

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觀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荅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借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獼鼯蟲皆能竟冬不食不食藏本無此二字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

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

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鴈

當作鴈

以正時帝軒俟

刻本作候

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

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

之興鸞鷲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

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

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元暢難以愚俗之近

情而推神仙之遠言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

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

夫占

此下失一字

天

藏本此下錯簡八百三十八字

之元道步七政之盈

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

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棋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
而得禍福之分野一本作分乘除一筭以究鬼神之
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
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奧治至於樸
素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枘之麤
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僂僂有入神
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言意深
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
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
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
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

不知之意耶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
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
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
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尠矣故老子有言
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齟齒此亦可以類求
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
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
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
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
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旣斬而連之不可續也
血旣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柏以

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
同類乃能爲益然則旣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
非爲殊族何以旣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
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之
足原注豆一作蟲異物之益不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
宜擣肉冶骨以爲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鬢之
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
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
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
芟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蛤敗桑樹見斷而蠹殄
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爲之不

朽鹽滷沾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令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免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澆漚於盤盂皆如說焉按藏本此下錯簡八百三十八漢書樂太初見武帝試令闕棊棊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

可知矣小記

疑作

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

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烝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間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輿霓蓋餐朝霞之沆瀣吸元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

疑此下
有脫文

膳可以咀茹華璫勢可以總攝

羅酆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

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疑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元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荅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

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

一本作汲汲

於登天而止人間

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爲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鄰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

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

於速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疑作住理者復一事耳彭

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

審然否抱朴子荅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爲

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

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

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此上藏本錯簡今皆移正方術皆不得

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

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

多者則紀筭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

則紀筭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

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之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

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生

之書鳩集久

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爲同文無

一人不有道機經事以此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
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
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
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
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
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
共遊者將太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尠矣或有頗聞
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
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
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
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

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
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
金液丹御覽引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
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
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
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
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
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
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
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
糝則知漿苻之薄味觀崑崙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

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
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

刻本作藥

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

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

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

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

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

當

丹之爲物燒之

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

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

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

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

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

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黃污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按雷霆當作靈後明本篇有雷霆靈可證也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知當作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醖一本作宿之酒不可以方九醖之醇耳然

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
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
草木

藏本無此字

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

矣其去俗人亦何邇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

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甯信云丹砂本

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

皆成灰而丹砂何獨得爾

爾舊誤作耳今校正

此近易之事猶

不可喻其間仙道而大

當作大而誤倒大而笑之又見後微言篇

笑之不

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

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

不甯信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

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
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
以爲喜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
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尚竒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
行於世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智不能移
下愚書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彤弓以驅鳥
意林南夷意林得袞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
作鳥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
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
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孟觴以羹沸或以美女疑此下有
脫文荒沈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弦以弊原注一筋骨
作疲

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

疑衍道之二字

言而如醉觀道

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甯求問養生之法

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沔之而有道者自寶

祕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甯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

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

藏本有之聖二字衍

人之富貴者已

當得之而無得之者是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

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

之所欲者爲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命

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試之小効但使得

二三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天乎天下之事萬端

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斷

世間必無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謂
爲無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
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
慮於求長生儻其不得恐人笑之以爲暗惑若心所
斷萬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
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
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
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
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
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元子戒之曰此道至
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

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啜血
爲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
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
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污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
道者知之誘毀神藥藥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
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
藥埋之卽腐煮之卽爛燒之卽焦不能自生何能生
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
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
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元黃用雄黃水礬石水

原注一
本作汞

戎鹽鹵鹽礬

疑作

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

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

刻本有封
之二字

火之三十六日成

服之七日仙又以元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

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
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
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
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
至前

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
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柔一本作葯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

朴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刻本有注云即鉛也藏本

無
合火之即成黃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衆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之疑

害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十四

篇云其上三御覽引篇不可教受一本其中三御覽

四篇世無足傳常藏本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

作當

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
謂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驟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
衆仙皆隸焉猶自言亦本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
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
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
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
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
欲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
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藥
成以分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

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
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
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斤

日月五斤

北斗八斤

太乙八斤

井五斤

竈五斤

河伯十二斤

社五斤

門戶閭鬼神清君各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

以好草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

之於多人

藏本無此字

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

恣意

藏本作息恣疑自恣之誤

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

又曰長生之道

當脫四字以下六句皆七字有韻也

不在祭祀事鬼神

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

易爲之實

當衍

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

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

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己所知識

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爲難

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上法也合之當先作華

池赤鹽艮雪元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內朱

見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

煌煌輝輝

藏本作煌輝煌輝

神光五色即化爲還丹取而服

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

釜中糠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

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

藏本衍則用日多四字

其藥力不

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

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

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

者丹砂雄黃白凡

刻本作礬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八引作礬

曾青慈石也

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

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

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

藏本無死此字

人立生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

御覽九百八十五引無此二字石硫黃曾

青礬

御覽引作礬

石慈石戎鹽太乙

御覽引有禹字

餘糧亦用六

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

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躡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

此方也其法鼓冶

藏本作治

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

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

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

井華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

此下疑有脫文

之百日

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又務成子丹法用巴

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

藏本作偶

塹以

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羨

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

服之一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

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廚此丹可以厭百

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
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
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
爲器覆之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
分或有五色琅玕取理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
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
和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一服
之能乘虛而行云疑作雲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
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汁流
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則
成水以金投之名爲金漿以玉投之名爲上八字据
意林增各

本脫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有南陽之丹水之屬也其中皆有丹魚當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蓂汗原注一作汁一及礬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練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梓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鬚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須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烏鵲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百日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

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鶴卵雀血合少室天
雄汁和丹內鵝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
水服一合輒益壽百藏本作十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
子丹法納丹鶩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
劉元丹法以丹砂內元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汚
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爲赤
水服一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
青鉛丹合汞及丹砂著銅箔中乾瓦白滑石封之於
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原注一本作一年仙
又李文丹法以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乃浮
湯上蒸之合以元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又尹子丹

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華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斤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死者藏本作折口內一丸與硫黃丸俱以水

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法以免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稷丘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匕撓之十日還爲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

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斤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之而火之百日成黃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煮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天一閣本華池下有汞也藏本無和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內笥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一本有砂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按此如小豆三字當衍置盤中向

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投丹陽

銅中火之成金

原注又一法以油汁和丹服之百日長生

又李公丹法用

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

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

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楮

御覽九百九十六引作血

汁樗汁和丹

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

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

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佳年不

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

大鳥獸亦皆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

器中封之沈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飢盡一斤壽

百歲又韓衆

當衍此字

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

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以往尚數十法不可具

藏本作俱

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元明龍膏太乙旬首中

石冰石紫遊女元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真

當作

其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

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

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

立精舍

藏本作室

百日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

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矣若求昇天皆先斷穀

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

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

刻本有斷穀一年四字非

更服一兩便飛

仙矣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

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

刀圭粉

御覽九百八十五引有和字

水銀一斤即成銀又取此丹

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

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爲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

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

和黃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

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

川爲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

和鉛一斤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人八兩

一本八作十

於

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爲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

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當作人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鍊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荆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爲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可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爲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供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爲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藏本作得其經者故凡作道書者

略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謔
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
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元女皆來鑒省作藥者若
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
神便責作藥者之藏本作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
誘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
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
見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
也鄭君云老當是左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
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
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爲人

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士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
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
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
無驗又染綵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
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
之中正爲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
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
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
山娥刻本眉山綏藏本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
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此
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

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
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
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宜洲紵嶼刻本下有
洲字及徐州之莘藏本作羊莒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
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住刻本作往者
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
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子忝大臣之
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
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翮雲漢耀景辰藏本作晨霄者
矣余所以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
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

莫不怪予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
謂予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
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
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
同志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
異也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
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
落者生身體潤澤長肌服之不老老翁成少年長生
不死矣小丹法丹一斤搗篩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凡
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再
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

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
變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
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卽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
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卽削刻木之內清酒中無
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分爲小丸服之
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
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一年卽輕舉矣止
人間服亦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餌消黃金法猪負
革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
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藏本一斤壽
蔽天地食半斤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

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示人
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疲八

至理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
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戍己而未必達於
他事也亦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
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藏本有說
可字非
昔庚桑胥文字疑子釐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
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
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
利害攬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
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

之外運清鑒於元漠之域寤身名之親踈悼過隙之
電速者豈能棄交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
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
者無之官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
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身刻本勞則神
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
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
士良所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
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
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
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遏欲視之日遣損明

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元覽守雌抱一
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
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
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
淺務御以愉慎爲乎無爲以全天理爾乃吮吸寶華
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
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
金梁長駢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
瑤鼎俯爨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
絳宮潛九光於洞冥雲蒼疑作倉鬱而連天長谷湛而
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晔晔

秋芝朱華翠莖晶晶珍膏溶溢霄零治飢止渴百病
不萌逍遙戊己燕和飲平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
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疑盈尺

非可求之

疑脫於

漏刻山雷洞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

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爲爲之者不終耳夫得
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
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藏本有仙道也抱

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

患龍泉以不割常利

意林作新

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

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幔鏡不灼凡卉
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瓦則與二儀

齊其久焉柞櫛

藏本
作柳

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則可億

載而不敗焉轅豚以優畜

藏本
作穉

晚卒良馬以陟峻早

斃寒蟲以適己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

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

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

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

之方非徒溫煖之爲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爲不然而

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

惜哉夫愚夫乃不冒信湯藥鍼艾況深於此者乎皆

曰俞跗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河不勿死又

曰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

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却虎豹破積聚於腑臟追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魂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號太子於既殞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顛以理腦元化能剗腹以澣胃文摯衍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醫家之薄技猶能若是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爲夫人所以死者損也老者當作也老也即下文所謂六害之第二害藏本誤作者非刻本無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此二字更非

風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

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

疑作枉

天禁戒帶佩符印

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

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苟杞之煎黃

菁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藜

當作藜三國志

作粘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

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又

云有吳普者從華陀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

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

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苑可以

治欬逆萑蘆貫衆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

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

疑去字

痺濕菟絲萆

蓉之補虛乏甘遂葶歷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

渴薺芩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

未詳

之護衆創麻黃

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謂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

問崇不肖信良醫之攻

藏本有疾字

病反用巫史之紛若

況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

侯張良吐出竒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

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

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游耳遂修道引絕

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

良不得已爲畫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

遇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祕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爲得仙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爲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祕妙何爲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

之術屢爲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
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
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
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藏本作獻多炁耳疑句有脫字知之者
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羣從
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炁可以禳天災也或有
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
形見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炁禁之
皆卽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
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
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

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
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
人爲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
以炁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
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
吹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
令一人手探攙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藏本作
損非禁水著
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
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
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
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

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楛彼山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一本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

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有萬計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

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

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

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爲良說

矣疑句有脫誤刻本此下添然亦非至當之論七字非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

所聞行炁之法則彼說師疑衍說師二字之死者未必不知

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

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

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

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

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

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耳

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按卜當作上後漢書方術傳云上成公廣韻以爲上成複

姓疑者是公字之誤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微言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沈浮過於金羽阜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言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元陰幽夜之地豪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藏本作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元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

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糝蜜酣於醕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畜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竒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元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

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技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效也余荅曰夫寸鮪意林引作鮪按鮪鮪皆非也當作鮪沉迹濫二字誤倒意林引作濫跡爲是跡水又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蜋見後明本篇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肖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我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謂我爲學之所致哉姑藏本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

皆信之哉若今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芟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

二字刻本作自非積善陰德

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

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

藏本無此二字

而求要道未可

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
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
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
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
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藉衆術
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之

藏本無此字

治國焉

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爲車馬
轆轤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
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絃
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

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元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蘊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

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情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道不在多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疏乎刻本作蔬藏本如此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

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藏本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原注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藏本作王非皆親

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

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

疑此下有脫文

況天地爲物之至大

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憫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

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
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誘訕仙聖傷殘道士彈
射飛鳥剖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爲惡蔽
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
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
術害人迫脅羸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
公不平淫佚傾邪凌孤暴寡拾藏本遺取施欺給誑
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說詛求直假借不
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
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
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真採取姦

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嘲哭凡有一事輒是一

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

無惡迹者奪筭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

藏本無奪紀二字疑

有脫

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

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致死喪但

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

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

藏本作及行求遺器物

或遇縣官疾病

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

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

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鳩酒解

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

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
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
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爲則可便
受吉利轉禍爲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
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
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誦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
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爲親而獲鐵券之重
賜然善事難爲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
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
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麥之生死而疑
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

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
絕迹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
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
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
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
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
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
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
有生地不亦偏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
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藏本有亦有
死地四字況一房乎
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

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
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
險繇邈靠鬼御覽七百二
十引作崔巍崎嶇和氣網緼神意並游

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

元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實皆殊御覽引作
實如珠金玉嵯峨

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喬松可儔

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氣御覽引
作靈飄飄玉

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

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

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

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

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
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
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
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
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
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
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
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姦僞造
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
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
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而却禍致福乎

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

藏本作到

三五於華梁令人

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爲之說亦不可盡信也元素論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知

舊脫知字今校補

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

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
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
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抱朴子內篇 卷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守一

塞難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乂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藏本無此四字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子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消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銅鐵之利鈍礪磨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

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
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
敢許也抱朴子荅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
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
自然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
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藏本無此字萬物之小故
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
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
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
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鼈之藏本
無此字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

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蚕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蚕非我不生而我非蚕之父母蚕非我之子孫蟻蠓之育於醯醋芝朮按朮當作朮即禮記芝朮也廣韻之產朮木耳別名可證朮即朮字矣於木石蝮蠅之滋於汚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閱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大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疑作

在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

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妖

按妖當作妖

麗性理必平和智慧

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疴弱或且

黑且醜或聾盲頑嚚或枝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

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遼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

也我自育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

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

藏木作受

氣流形者父母也

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

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

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

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頃

按頃當作頃

楊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
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
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按當作所
合如不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
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
賢不必壽愚不必天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
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
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騶極惡而
黃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
老子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
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

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

刻本

有上字

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

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

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

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

養性者道之餘也禮樂

藏本作澄藥唯樓觀本
作禮樂今據之改正

者儒

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

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

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

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元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沈靜元默自藏本無此字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

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

于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栖栖

藏本作
栖栖

遑遑務在匡

時仰悲鳳鳴俯歎菟瓜沽之恐不售忼慨思執鞭亦

何冒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

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荅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

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

按利
祿當

作祿仕與上文子下
文耳已喜恥爲韻

割粲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

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覩貴不欲

居賤不恥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

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

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旣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

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

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

藏本無此

字

比屋而可求

藏本作封

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

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

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忠

忠舊誤作志今校正

貞盡於事君仰馳

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片

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屑爲天

下之

藏本無此字

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

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患其難矣將舍

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

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

未謂之爲希矣。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
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
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
夫。而據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
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顧
曾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
知其大效。觀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
天地之有仙者，又未甯規也。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
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
所惑，則謂衆之所疑，我能獨藏本作獨能斷之。機兆之未
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

昧無不得也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黠自累不肖當作謂爲純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孤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己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

之所得必固世閒至遠之事謂神仙爲虛言不亦蔽哉抱朴子曰妍媸藏本作嵒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爲聽焉眞僞有質矣而趨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

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

原注咎一作吝

乎夫

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

神明不能變沈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

按祿當作錄事見呂氏春

秋必已淮南子人間訓前論仙篇云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用錄字義正司

馬之野人古公

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

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跣夷何可強哉夫見

玉而指之

藏本無此字

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

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

也所以貴德者以其間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
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
曰要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
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
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
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
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
不能並成則棄置藏本作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
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大夫八

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甯封爲陶正方回
爲閭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
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
公藏器於小吏舊本作史今校正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
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藏本無此字何必修於山林藏本無此

二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
誼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

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
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况又加之
以知神仙之道其亦不冝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
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

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

方略有三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
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
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
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以延年命其
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
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
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藏本無吐之當重有
此字二字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藏本作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
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
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
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

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水水爲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爲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遙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旣不得溢或令人發

效故尠有能爲者也子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眞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當重有二字不交則坐致壅閉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元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僊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

者以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
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說矣一塗之
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
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
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
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
既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
之又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
教戒始學令知元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
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且詳擇其善者而後
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未學者或不別

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
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鱖
按鱖當作鱖假借爲鱖鮪之鱖顏氏家訓書證論後
漢書三鱖尚書大傳注鱖或爲鱖鮪鮪也其用字正
同傳寫者誤認爲蛇鱖之鱖而改之以俗鱖字失之遠矣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
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
無鎔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効則莫
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
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
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
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冒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接
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

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藏本作華雖祖述黃老憲章元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殞歿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乎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冒進宦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適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

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
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
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西河

藏本作
之王

四老鳳

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跼於林藪

而無損孝文

當有
誤

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

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
峻岫爲大廈翠蘭爲網牀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衮衣
薇藿當嘉饌非躬耕不以充飢非妻織不以蔽身干
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
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胷心凌嵩峻以
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

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

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

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

見及也抱朴子荅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

也而沈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疑作隆不爲之虧大化

不爲之缺也況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

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

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

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遲敘之歎勳高

者有循資藏本作待漏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

徒非所乏也昔子晉舍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

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藏本作會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旣韜盧鵠將烹子房出元帷而反閭巷信越釋甲冑而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

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混濊其高不
俟翔埃之來其深不抑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
其峻挹藏本作并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
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
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
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爲聖若知而
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荅曰人生星宿各有所
值旣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
之炳粲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竒怪也夫五經
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爲吾子
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藏本作闢且

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爲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
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
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爲幾里上何所
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

乘

臧本
作刺

昏明脩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

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
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鑿而寒天漢仰見爲
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
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欃槍尤矢旬始絳繹按
繹當作鋒澤謂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
天鋒及格澤也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

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
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郊、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
曰：「此六家之書，是爲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
將問曰：「甘石之徒，是爲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
生而戴天，誦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
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地
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元之又元，妙之極妙
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蠶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
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間一本作鳥爪，狗蹄脩臂，交股黃
池，無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沈土，船按沈當作汎，沙壹
藏本作目非，觸木藏本作目非，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當作杜，宇

天墮璧

原注璧一作璧

飛犬言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

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仞

原注一作丑

倚枯貳

貳舊誤作二今

校

正負抱柱

柱舊誤作柱今校正

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

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

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元讓遞生

按元當作交火

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

夔前跟石脩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効伯率聖脚之

役肅霜西羌以唐景興鮮卑以乘

藏本作乘

鼈強林邑

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鹽神嬰來

按來當作采

而蟲飛

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肉甚

刻本作其振

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

文

按文當作合事
見後辨問篇

石之中凡此竒事蓋以千計五經

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躡億伊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鷄之翩翩離朱覲毫芒於百步賁獲効膂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祖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爲聖人爲聖人偶所不閒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

何怪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守二

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尚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獨狝狝猪四字据刻本如此疑傳寫誤也藏本狝猪作涉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負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況復乃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

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愛嗜好之搖奪藏本馳騁流通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情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腩沃醑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

顙守請虛坐求乞福顧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
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
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藏本無此字請命變起膏肓
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
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
濟焉其烹牲罄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
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
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
非族鬼不享淫祀阜隸之巷不能紆金根藏本作銀非之
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
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

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太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憊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曲祐未有之也夫慚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頌按頌當作頌事見漢書武五子傳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武武舊誤作文今校正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

以王

藏本作往非

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

碩非玉帛之不

按此下疑有脫文

豐醲信之非不款敬之非

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

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

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

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

按妄當作忘

將

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慘用老

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緣

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太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

按當有脫字

率皆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

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視祭

之謬祈禱无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
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
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
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
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爲
刳剝或穿窬斯濫一本作或縱喪身於鋒鏑之端自
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
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旣没之日無復凶器之直
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
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
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

冑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姦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未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

禍崇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
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
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
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

扼舊誤作
振今校正

腕發憤者

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
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
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
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徑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
頗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當得藥物之
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
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

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廚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荅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疑作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

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
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
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
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
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
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
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
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无異以欺人豈
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
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
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爲真死也夫神仙之

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爲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人間一二百歲住年不老藏本作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教授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麀按此下有脫文風俗通怪神篇鮑君神李君神石賢士神與以下三條事同而文異難用相補今姑闕之以仍其舊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罾中而

去本主來於胃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
是村里聞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
之者丹楹藻枕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
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
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
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
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
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
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
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
以一狔其目偶愈便殺狔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

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
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
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
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
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
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
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當作有神能治病愈
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
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
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疑作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
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問之乃爲人說始

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
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
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
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
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
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
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藏本作使或持器遺
遣當作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申禁
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
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
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辨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

令旨者登視覽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

錢帛固已山積

二字舊誤
倒今校正

矣又敕諸求治病者雖不

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
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
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
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
法皆爲當作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
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
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
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
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

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旣過
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
佩天文之符劔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
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元執一含景環身
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
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
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
蓄蓑笠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沈陰
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
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露立者之劇矣
不可以薺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散

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守三

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荅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

此下當有脫文

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

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洽聞秀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原本於自然

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
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
據藏本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
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
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於治
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
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
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
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古今能仰觀俯
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

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

藏本
作式者

哉

而管窺諸生臆斷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抱螢燭于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鮒鰕于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崐嶠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由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爲貴多者爲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

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

甚尠鴻

刻本
作鷹隼

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

希覲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祆積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壘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

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姦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藏本無此字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下二愈字藏本作逾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驚擾於淵織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藏本作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

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荅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

藏本有明

字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誘毀

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僞彌深元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旣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真正爲妖訛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乎

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漉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翦而芝萁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翫爾藏軌於元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誼譁而合刻本無此字按當有脫誤污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未詳利口之愚人藏本有忌字非凡俗之間見明靈爲之不降仙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當之有司加之當脫罪福當作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

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

獨往得意嵩

一本作峯

岫豈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

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爲源本儒之爲末流旣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義藏本作命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貴杜

過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遺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藏本作爲無誤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按慎當作真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汗隆末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

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狖於林麓之間魁然流擯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荅曰摛華騁豔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饜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并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耶

案耶當作耶當

又陳梗概粗抗

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旣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爲減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嘆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未世庸

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
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
以傾嵩華焦僥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
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按令當 嚚崇飾惡
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覩駿馬之過隙也涉
精神之淵則當脫 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
以凌陽侯之波猶當 蒼蠅之藏本脫蒼 力驚質以涉
响原注一作日 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
嘍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
光鼓腹以奮按奮當 雷靈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眇
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金之可

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
耳既觀奧祕之宏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
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
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
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
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藏本作根
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
造元洲或棲板原注或作枝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
出攜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
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
逍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

未爲戚也。儀脂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坻偶而多福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守四

仙藥

抱朴子曰神農四

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四引無此字

經曰上藥令人

身安命延昇爲

藏本無此字

天神

御覽引此下有仙字

遨遊上下使

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

札曾青雄黃雌黃

御覽引無此二字

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

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

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

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

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

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

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

御覽引次作五雲

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

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

御覽九百八十九

四引次則石鉛次則曾青次則松柏脂茯苓地黃麥

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柴

御覽大觀本草引象作家

一名純盧

御覽大觀本草引純作托

是也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

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苟杞也天

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蕤門冬或名顛棘或名淫羊

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

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

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爲益尤遲也服之百

日昔丁壯倍駛

駛舊誤作
駛今校正

於朮及黃精也入山便可

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若有力可餌之亦可作

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爲

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

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拔楔唯中以治欬及殺蝨

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

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

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

御覽
九百

八十九
引作鹿

竹一名救窮

御覽引
作雞格

一名垂

御覽引
作岳

珠服其

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

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

御覽引
作升

耳而服之日可三合

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朮朮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老小休大觀
本草引糧人不能別之謂爲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作代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險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一二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齋

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
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
蔽化去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
之皆從日下禹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
三萬六千杵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
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
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
鳥獸之形色無常彩率多似山元水蒼玉也亦鮮明
如水精得而未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
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
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蒂連綴之

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
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
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擣服方寸匕入口則翕然身
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
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
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
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
許望見蜜芝從石戶上隨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墮入偃蓋中良
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後屋之餘漏時時一落耳然蜜
芝墮不息而偃自有一至而偃二十四字各本皆脫去御覽引有今據之補全蓋亦
終不溢也戶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

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
器著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此
石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
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如疑徑尺
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于歲也石中黃
子所在有之沁水山本草圖經引作近水之山爲尤多其在大石
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
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其殼中也即當飲之
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堅時飲
之既凝則應未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
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

成三升

御覽引作半

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

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

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

明而自動服一升

御覽引作半

得千歲矣石硫黃芝

御覽引作九百

八十七引無芝字

五岳皆有而箕山爲多其方言許由就此

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石硫

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

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

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宇

原注一作宇

內記不

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柏

刻本無此字非

脂淪入地千歲

化爲茯苓茯苓萬歲其之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

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

御覽太觀本草引作焦

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雜以他雞十二頭其籠之去之
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

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未服方寸七日

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枯木

御覽九百九十二引作射干按

所引爲藜藿射干門當不誤也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

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

水爲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

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內刮腹一刀圭其腫痛在

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即

藏本無此字

其腫痛所在以

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

按當有人干字

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爲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
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錘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
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
狀如龍形名曰日御覽九百五十三九百八十六引皆無此字飛節芝大
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御覽九百八十六引作一斤得五百歲也

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

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土以立

夏御覽引之候伺之得而末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

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

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

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

御覽引
作文

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子

尋木華元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芝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以細根相連狀如纒得末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輩復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

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
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日三至
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如昇龍之相負也以葉
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
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
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
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
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
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常有甘露紫氣起數
尺矣龍銜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
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

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
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午時取
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
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
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
陰乾未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
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
擣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
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風生獸
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
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焦斫

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鉄鎚鍛其頭數千

原注或下作十

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

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

五百歲也又千歲鷲其窠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

御覽

九百八十八引有曲字掘取陰乾未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

二十種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

之下或生泉

御覽有水字

有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

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

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采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未

服方寸匕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

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

勿以山假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

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

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

原注

或作花

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采芝及服芝

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爲佳此諸芝名

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

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

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

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

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

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

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爲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元水熬之爲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爲水或以蜜搜爲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挺以爲粉或以無巔草槁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除藏本三年久服藏本無老公反成童子五年不闕可藏本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而藏本不傷膚藏本與仙人相見又他物理之即朽

著火

藏本作燒之

即焦而五雲以納猛火中經時終不然

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

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

大觀本草玉石部引

小有異據之改補

又向日看之噉噉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

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雷水若東流

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

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

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

皆得仙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

赤如雞冠光明晔晔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

色

大觀本草引雄作雌

無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

藥耳餌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

大觀

本草引

石化爲水乃凝之或以元胴腸

大觀本草引元胴腸作猪

字

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煉

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昔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
下癥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
使以致行廚又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
上是真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
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
服元真者其命不極元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飛
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
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熬

漿消之爲粉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爲粉服之一
年已上入水不濡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
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
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
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元蟲血漬玉爲水
而服之故能乘烟御覽八百五
引有霞字上下也玉屑服之與
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爲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
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
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
也董君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
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

忌乃招

原注招一作始

合得珪璋環璧及校

原注一作裝

劍所用

甚多欲餌治服之後余爲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

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但不及金玉

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

餌之亦可以龍膏煉之然

按此下當有日字

三服輒大如彈

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

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漿漬之昔化如水銀亦可以

浮石水蜂巢

大觀本草引此下有齧字

化包形蛇黃合之可引長

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

沾者服之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

或云大蟹

此四字當是小誤入正文

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

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

行廚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

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此三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和服之七

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

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

愈久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

之則可以斷穀原注一作楮木實芝大觀本草引無此字赤者餌

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大觀本草

引作頓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

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獲御覽九百五十四引作資

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

服之此物主補腦久

御覽作早

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元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三百餘種

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

疑作

丸制命丸羊

血丸皆令人駐年却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

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

世彌久故水味爲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

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

失八九十無天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

劉寬太傅表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

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

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

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蕙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蕙苦諺言所謂苦如蕙者也今所在有真

菊但爲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

方所謂日精更生

按此下當有陰成二字各本皆脫去非

周盈皆一菊

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況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

御覽七百二十九百八十四引皆作時

曾爲臨沅令云

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

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

御覽九百

八十四引

有井字 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

而得壽況乃餌煉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
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
之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賫糧將之送置山穴中
瞿在穴中

藏本有瞿字

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

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
叩頭自陳乞哀

大觀本草引作命

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

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

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

大觀本草引作

遺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

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小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于藏本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

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定

大觀本草引作乃是婦

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

教我食松葉松實

大觀本草引作松柏葉實

當時苦澀後稍便之

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二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仙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飢困欲死有一人教之

食术遂不能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
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
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巖上有數人對坐博
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因問藏本其相問言此
子中呼上否其一人荅言未可也术一名山薊一名
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常御覽九百八十九
大觀本草引作當服
山精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
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
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菖蒲十
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
生須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

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御覽

九百九十引作羨非後還覽篇有移門子記也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

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

視有光手上車按車當作連弩也林子明服朮十一年耳

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

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御覽九百八十九大觀本草引作四十人日

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

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瘕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仲

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

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舊誤作勿今

校正息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

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楮持耳
或問服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荅曰按中黃
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養性之藥
以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
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
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欲養性而以
食前服藥則力未行而被穀驅之下去不得止無益
也或問曰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
荅曰按玉策記及開明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
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
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

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故也若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己卯己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己未己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七言商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己巳己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禹步法 前舉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舉右 左過右 右就左

次舉右 按右當作左 右過左 左就右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 藏本無此字 後有九跡

小神 按疑有丹字 方用真丹三斤白蜜一斤合和日曝煎

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九丸未一年髮白更黑齒墮

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納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渥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服如彈丸一枚亦可汁一丸分爲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

此二字據前金丹篇補

餌銷黃金法猪負革肪

肪舊誤作方脯二字今刪正

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出爐以

金置肪

藏本無此字

中百入百出苦酒亦尔食一斤金壽

藏本無此字

弊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

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
傳人藥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
丹砂一斤搗篩下藏本作下從誤今改正醇藏本無
金丹篇篩作篩字同也此字
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原注一本凡三藏本無物合令
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
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
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
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矣自小神方至此皆又
見金丹篇其文小異
不具
出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守五

辨問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荅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當作氣但自欲除

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

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徵之國刊詩書撰河

洛著經誥和雅頌訓

按訓上當脫一字

童蒙應聘諸國突無

凝煙席不暇煖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室鍊形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

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

有人俗之高真

疑作具

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

藥知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

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

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

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

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

此下舊衍書字今刪

正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

仙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

便謂之聖故善圍碁之無比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

卿馬綏明於今有碁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

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圖畫

之過人者則謂之畫聖

上二十六字藏本脫校本約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二增

故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

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鈞

藏本作忠校本依御覽更正

於今有木

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

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

上十六字藏本脫刻本有

吾試演而論

之則聖非一事夫班輸倕

刻本無上二字

狄機械之聖也附

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

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

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

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

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
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
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
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
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荅之曰：孔
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
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
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
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
爲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

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亦不得也玉鈐

經

藏本作云非按玉鈐經又見前對俗篇又見後登涉篇今改正

主命原曰人之吉

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

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
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

此二字爲當衍

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
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
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
有仙者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
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豈非天命
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
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
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旣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
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

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

遠煩勞

刻本作
頰舌

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

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官當自銜於俗

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

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

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狹履絙登幢擲盤緣

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

躡驚颺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

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首向隔牆

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

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

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
況於遠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
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
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
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
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
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
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
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
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
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甚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
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
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藏本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
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
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
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
之意須荅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
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
又不知之弟子誥之乃泣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
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塵之虛僞廢焚又不知傷人
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

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

藏本作栖栖

遑遑席不暇溫

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

所不解也問鄰子以烏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

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

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

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

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

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

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

而不入鼈令流尸而更生少干執百鬼長房縮地脉

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

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不爲耳吾荅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之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翻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拔井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祕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袂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

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謔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論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旣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

富而不願茂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

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

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言可忘憂昔有絕

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浩藏本作倍非然得意顧影

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豔

姿輕體柔身而黃帝速藏本作遠非篤醜之嫫母陳侯怜

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

元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

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刻本有人口無不悅甘而七字非周文嗜

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刻本有人耳無不喜樂而七字非魏

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
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
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
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其氣耶
抱朴子荅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
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
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
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
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
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
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
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

夫穀動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旣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于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溼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己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旣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

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翻參差則世閒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柢藏本作移非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己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指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積也厰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

被壟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

藏本作獲非

也凡夫不

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藏本無此字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

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

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

以至億也若能愛之

藏本無此字

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

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荅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祕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

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
仙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
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七十九引作敢端坐
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
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
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藝文類聚御覽引作質元素二女
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
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
辭相地理則書青鳥藝文類聚御覽引作鳥之說救傷殘則綴
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祕要窮道盡真遂昇龍以高躋
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

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間也或曰黃帝審仙者橋山之塚又何爲乎抱朴子荅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於橋山山陵原注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劍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爲仙也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官長竒怪開藏本作闕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當作樂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爲之立廟

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刊其勲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脩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荅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爲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效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爲死也黃藏本有石原注一公記云彭祖去後帝字非石作山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

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
太足君高丘子不肖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
各仙去況彭祖何有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
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
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
高其言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
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爲報
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爲見始皇
時已千歲矣非爲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驚很最是天
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
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懼

悟信世間之必有仙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爲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荅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原注悞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正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

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
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
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
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爲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爲道
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
傷損薄傷損薄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
受氣本少受氣本少藏本不重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
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
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旣淺又未得
久乍刻乍剥或搖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
脫刻本於枯瘁者以其根莖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

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
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剝劇乎搖
拔也濟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
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
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
欬或滿刻本用力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
無光色皮膚枯腊脣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減之證
也二證旣衰於外則靈根亦凋於中矣如此則不得
上藥不能救也凡爲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
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根源已
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煙不即息

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爲煙爲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爲疾猶以氣絕之日爲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知風冷暑濕

藏本無此六字非

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

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元冰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欬唾凝浮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

暑而或獨以暘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昏暝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拆隙首頽烈火燎原而

燥卉前焚龍籠

當作籠

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

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爲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淫慾之閒乎抱朴子

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疑房中之道上

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

少壯而知還年疑房中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

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

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

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

悲衰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

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

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

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

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

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

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

當有起早二字

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人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

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
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
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
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
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
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諭也雖
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
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說也而望
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矇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守六

勤求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祕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之不篤者安可銜其沾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豈有旨謂修爲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爲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

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
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
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
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閒自有
奸僞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
等復不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
之以伏邪飾僞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僞者徒多之
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竒士異人
而告之日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
可恚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冶黃白水
瓊原注一瑶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
作權

者則多

疑有脫誤

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

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
言有詐僞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爲慨歎者也
淩晷颺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論之無物百年之壽
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
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
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
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
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
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
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

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眞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

不爲被網之龜被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元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爲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豔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元去世可且地仙人閒若彭祖

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爲太常上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

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

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爲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

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

原注一
作郊桐

祈連方轉元功騁

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

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

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

下於堪師者直爾躐迹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

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

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祕訣

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

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

所索欲

刻本作取

陽爲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

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

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

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爲之無益也陳安世

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

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

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

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

藏本

無此字

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

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凋頹矣由此論之明師之

恩誠爲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

求之平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爲政者不
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
旣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
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爲快故
後之知道者干藏本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干所篇
然率多教誡之言不旨善爲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
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
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雜猥弟子皆
各隨其用心之踈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
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
枕之中肘腋之下祕要之言藏本無此字耳或但將之合

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
文傳之故世間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
見之屬謂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
之間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
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
屬勤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
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餽祝願鬼神以索
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
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
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叩頭以向
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

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
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

藏本有求明師
秘術五字衍

之直

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

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

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

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深淺所

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

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

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

請爲輒強喑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祕乃深而不可

得之狀其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

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殊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末或慙之懵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閒凡夫不識妍蚩爲共吹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

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
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
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
速皆受殃罰天網雖踈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
耳世人多逐空聲尠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
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
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
或以致富辨辨卽辨字也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
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
搜尋仞之壟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
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

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
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
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旣
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
以博涉已足終不冒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蠢爾守窮
面牆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
而誘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己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
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
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
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况道德之事
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且懷妬善

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
以此之儼然面曾臆聞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
明藏本無此三字之聞見己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
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己此
亦如竊鍾振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
者之類也而聾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
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疾勝己乃劇於俗人
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刃鋒以毀譽爲朋黨口親
心踈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
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下
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麤伎書數之

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
况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
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
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爲
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
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
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士之人強以不知
爲知以無有爲有虛自銜耀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
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
苟爲此言誠有爲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
愍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

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爲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
脉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
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
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
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
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沈崇於幽翳知禍
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
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
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
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
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

乎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
虛名恥師授之斃勞雖日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
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
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
日故不斃憂耳若誠知之而刑劓之事可得延期者
必將爲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己者可以
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爲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
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熱羞逃風而致沈溺於重
淵者世必呼之爲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
而莫怪其不畏實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
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元虛之言未有究論

長生之階徑箴砭

藏本闕此字

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

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

縋愈於遂沒但惜美疾

藏本作病

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

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晞顏氏之子也又

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

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

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

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

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凡自

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元妙者亦徒進失干祿

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

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
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